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月台 第六回 裴四郎無兒有子

話說崔員外因風雨子累贅，無從安放，意欲過繼與裴四郎為子，說之數次，堅執不允，如何是好？只得托親賴友，再向裴四郎說成此事方好。不覺春去秋來不自由，年少青春趕白頭。此時風雨子年已六歲，安放妥然，方可脫身。心中又想道：湖廣幾個店業，雖然閉歇，尚有許多賬目，可以討些銀錢度日。不如遠走高飛，免得在親戚人家，被人恥笑。主意已決。那日有數人來到裴員外家，說起崔員外困苦，只落孤身一人，撇下六歲小兒，無從托孤寄子：「前年崔兄曾經說過，意欲過繼與裴兄為子，尚未應允。況裴兄並無兒女，且崔兄意欲脫身他往，顧戀此子無益。我等想裴兄莫若將機就計，兩全其美。素知裴兄廣行善事，素積陰功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好善樂為，莫大陰功，將來福壽綿長，夫婦齊眉，永保長生。望裴兄成全善事，為百年不遇之盛舉。萬望金諾，何啻千金，以全我眾之薄面，則有榮光多矣。」裴四郎聽罷眾人一番議論，說道：「老夫年將半百，方知四□九年之非，看破世情，不以兒女為望，不求富貴為榮，安分守己，以盡餘年。何必被兒女情腸牽制耶？然托妻寄子，自古有之，如若崔兄意欲他往，何妨將此子寄放老夫處代為扶養，待一二年間，與他攻書上學，長大成人之時，崔兄滿可領回，一門完聚，亦屬兩全其善。不知諸兄以為如何？」眾人聽罷，說道：「裴兄不必推辭。既然崔兄決意欲將此子過繼與裴兄為子者，則崔兄一心無掛慮，南北任往還也。」裴四郎聽到這話，想道：「此事不能不允。」說道：「既蒙諸兄撮合，又與崔兄交好，老夫只得遵命了。」眾人一齊往前施禮，說了許多套話，然後告辭而去。

這眾人來到崔員外處，只見一間破屋，煙氣直往外噴，數步以外，只覺臭氣撲鼻。走到跟前，問屋內為何出煙，崔員外方始出來。垢面蓬頭，不衣不履。見了眾人說道：「小兒出花，尚未走漿貫膿，沒有牛屎，拿些驢屎馬糞熏熏他，不免臭了諸位兄台，有罪！有罪。」然後眾人將裴員外應許之事說了一遍。崔員外連忙謝了眾人，說道：「且待出罷了花，再勞諸位一同送去。」復又頓足道：「天生冤逆兒，（今日方知）引愧人家門，傾家並敗產，偏偏要出花，不盡苦哀哉！」言罷，眾人各自相別而去。

再說甘員外夫婦二人，想兒子年已□四五，尚未作親，屢屢提媒，皆不如百善之意；每有官宦家，願結姻盟者，任其自擇，猶不足取。那裡有許多才貌的女子與他匹配者？父母為之憂心，暗中又叫媒婆各處察聽，總要如兒子的意才好。那日有兩個媒婆，一個叫賈（假）奉承，一個叫許（虛）恭敬，來到甘員外家。直至內堂，見了安人，說道：「張員外，李翰林家有二位千金，天姿國色，絕世佳人，才堪詠絮，貌若傾城，真乃神仙中之美麗者。這兩家親事，天下無雙，不可錯過。不知安人意下如何？」安人聽說，心中到也如意。又恐兒子不如意，就對媒婆說道：「且等員外家來商議，改日回信罷。」打發媒婆去了不題。

再說裴四郎有一個胞兄，老三，自幼在湖廣生理，甚為得意，置了田產房舍，娶了家室，有大船數隻，販賣貨物，常住江西。知道四兄弟夫婦二人並無兒女，且江西大荒大亂，不能久居，不如接到湖廣，到也安逸，不失親親之誼。那日，裴三郎裝載一船貨物，來到江西。先到裴四郎家，說道：「此處荒亂，不能久住，要接你夫婦二人避亂湖廣，免受驚慌。待貨物賣完，一同回去。」裴四郎正在為難之際，聽他三哥一說，正合心意。二人商議明白。數日之間，貨物賣完，裴三郎接了他夫婦二人，上船望湖廣去了。裴四郎到了湖廣，乃魚米之鄉，比江西風俗高尚，心中樂然。過了□餘日，又想起前番崔兄欲將兒子過繼與他，五次三番，堅執不允，又托人說之再再，不得不允。每見人家有兒的，待父母未見所善，有兒不如無兒之樂。看破世情，不以兒女為念。幸得遠離江西，不能送來，落得安然自在，到也罷了。

時屆春光晝永，不覺倦態迷離，磕睡沉沉，已入夢鄉。自覺步出庭院，耳邊忽聽呼呼風響，只見空中跳下一隻白虎，火眼金睛，尾巴倒豎，見了四員外，如貓捕鼠。跑之不及，被虎咬住脖頸，不能得脫，自知性命休矣。正在魄散魂消，戰慄不已，大喊大叫，忽然醒來，不覺一場惡夢，嚇了一身冷汗，心中猶覺亂跳，不知吉凶禍福，尚在疑猜。這且不言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說崔員外，等兒子出罷了花，打點要將兒子送去。誰知裴四郎被他哥哥接了湖廣去了，已去數日。心中想道：「我正要到湖廣討賬，二來將此子帶去，千里迢迢，交付裴兄，則此子得了安身，我也一身輕快，無所掛慮，再作良圖。」崔員外想定主意，次日叫了船，帶了兒子，一同上船往湖廣而去。在路行程，已非一日。

那日來到湖廣，投飯店住下，然後打聽裴四郎的下落。眾人皆不知道。內中有一人說道：「前日聽得人說裴三員外到江西接他兄弟，莫非就是裴四郎麼？裴三員外在青龍橋邊居住，到那裡一問便知。」崔員外與眾人拱手而別，回到飯店，領了風雨子，問到青龍橋。裴三員外家有人傳進話去。裴三員外弟兄二人出來招接。行至客屋，分賓主坐下，各傾鄉曲。然後叫風雨子過來，與二位員外叩頭，侍立一邊。裴三員外有三隻船，內有一隻慣走江西，船上無人照應，自己不能脫身，就向崔員外說道：「既然崔兄湖廣有賬，我船上無人照應，就在我船上照應，又不耽誤討賬，兩全其美。且與舍弟莫逆相好，異姓弟兄，如同手足，毫無別意。」崔員外躬身謝過。留了飯，就在裴三郎家住下。裴四郎吩咐，叫人到飯店將行囊搬來，領了風雨子，往白虎村去了。

行走之間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昨日做了一場惡夢，今日崔金龍偏偏送個兒子來，莫非白虎照命、白虎臨門，（預兆）莫非應在此兒身上？豈非先有養虎傷身，不祥之兆？」說與安人知道。安人聽說道：「陰陽怕懵懂，未必如此。且看他志向再作道理。」裴四郎與他取名既壽。（受命於天既壽永昌）這且按下不題。

此時春光明媚，花柳動人。正是花朝撲蝶，游女如雲。這日清晨，有幾個窗友前來，邀甘百善到文昌閣會文。百善來至後堂，稟過了父母，與窗友一路之上說說笑笑出了城。看見碧桃紅杏，極目芬菲；芳草王孫，遊春士女，看不盡春光富貴。不覺大寬眼界，令人怡情至樂。眾人來到文昌閣，會罷了文，各自回家。甘百善吃罷午飯，來到書房，只覺倦眼迷迷，隱几而寐，鼻息悠悠，公然入夢。不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